

趙樹理全集

—



87
I217.2
239
3:1

趙樹理全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B

376366

赵树理全集(1)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5 字数：378千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

书号：10397·118 定价：(精装)5.00元
(平装)3.90元





作 者 像



尉迟村全景



故居西屋



西影合影

第二排(坐者),右起:①姜祖麟 ②石冰 ③郝恩星(吕班)
④温松康 ⑤宋一舟(宋之的) ⑥沈家麟 ⑧石寄圃 ⑨周彦
末一人天娜(女) 赵树理在第五排中间(左右数均为第四)



再生录



打倒汉奸

书名题签 薄一波

《赵树理全集》编委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 烽 冈 夫 西 戎 孙 谦
张仁健 张成德 林友光 罗继长
胡 正 董大中 焦祖尧

执行编委：董大中 张成德

特约编辑：郜忠武 李士德

出版说明

本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编辑，收入作者各个时期、各种形式的作品四百余篇，其中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最近几年搜集的。有些新搜集到的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价值，也是研究作者生平和思想的重要资料。

本书采取分类编年体。全书共分五卷，第一、二卷为小说、故事，第三卷为诗歌、戏剧和曲艺，第四卷为文艺评论，第五卷为政论、杂谈以及附录。共二百万字左右。编年方法，确知写作时间的，按写作时间著录，不明写作时间的，按发表或出版时间著录。

本书为校注本。凡有几种版本的，尽量找到各种版本，予以勘校，然后以作者手定的一种版本为底本，注明其它版本的不同之处。对词语的解释，限于专有名词及读者不易弄懂的方言词。凡有作者注文的，均保留原注，并予以说明。注文力求简约。

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和资料的残缺不全，作者早期作品中错讹较多。原刊看不清楚的，以“□”号代替；明显的漏字，加“[]”号补入；极个别不妥当的字眼，改为“×”号，不加说明，凡作者使用“×”的，则加说明。

有些已知而尚未找到的作品，在附录中列表说明。有些尚不能肯定或仅可作为参考的作品，暂先编入附录，希望不要征引。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不周之处一定难免，敬
请读者指正。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日，
赵树理诞生八十周年前夕。

目 录

一九二九年

- 悔 (1)
白马的故事 (10)

一九三三年

- 有个人 (14)
金字 (34)

一九三五年

- 盘龙峪 (39)

一九三六年

- 打倒汉奸 (54)

一九四〇年

- 喜子 (63)
变了 (68)
老头儿挥泪掘尸 (73)

一九四一年

陪黑鬼打牌记	(75)
探女	(77)
“帮助”	(79)
再生录	(81)
“我够本了”	(98)
“红红”和“黑黑”	(99)
抗日根据地的打官司	(100)
吸烟执照	(102)
二木匠	(104)
李大顺买盐	(106)
魏启明	(108)
“你索”寓言选	(110)
欢迎朱总司令	(114)
李二嫂的炉边闲谈	(116)
不堪造就	(118)
抗日故事偶拾	(120)
毛驴和鞋子	(122)
“治安军”搜查记	(123)
忠孝两全	(125)
李克仁妙计留如意	(127)
警察和警犬	(129)
照像	(131)
大了再吃	(133)
闻风而逃	(134)

拽梯郎君	(135)
骂老婆	(136)
“不是我的部下”	(138)
匪在那里?	(139)
地雷和烟袋	(141)
放羊老汉谈“招呼”	(143)
红绸裤	(145)
豆叶菜	(148)

一九四二年

假关公	(150)
-----	---------

一九四三年

小二黑结婚	(154)
李有才板话	(172)

一九四四年

来来往往	(216)
孟祥英翻身	(221)

一九四五年

地板	(237)
李家庄的变迁	(243)

一九四六年

催粮差	(371)
福贵	(381)

一九四七年

- 刘二和与王继圣.....(395)
小经理.....(452)

一九四八年

- 邪不压正.....(458)

一九四九年

- 传家宝.....(500)
田寡妇看瓜.....(515)

悔^①

“本校示：照得高级科一年级生陈锦文，品行不规，屡惩无悔，着即开除名额，以戒效尤。切切此布。”

这一块牌示，在他脑子里死定着，使他失去一切意识和感觉，从离家二十里的明达小学奔回家来。

狂风呼呼地怒号，路旁的树，挺着强劲的秃枝拚命地挣扎。大蓬团不时地勇往直前的在路上转过，路旁的小溪，两旁结成了青色的坚冰，大半为飞沙所埋没；较近水心些儿，冰片碎玻璃般的插迭起来；一线未死的流水，从中把这堆凌乱的东西划分两面。太阳早已失却了踪迹，——但也断不定它是隐在云里，还是隐在尘里。

他从下午一点钟从明达小学起程，现在刚走了十余里。学校那块牌示，在他脑中已不知循环了多少次；尤其使他不能忘却的，是牌示上面他的名字（陈字）包含怒气一个大红朱点。狂风卷着风沙狠命地摔在他脸上，虽然他使用小手时时掩面，但这都在他意识范围之内，他只觉得：“本校示照得……陈锦文……”

他脸上突然受到极酷刻的刺激！好象无数针尖的锋射——遂使他的感觉从那块木牌上移向到当前的环境上来：呀！满地上撒

①原载《自新月刊》第五期（1929年11月出版），署名“赵树礼”。

白米似的布满了霰点，天空出现些变化无常黑白不均的旗团，远近望不见一点人影。“呀！快跑！”他这样鞭吓着自己，把嘴张到最大的程度喘着气。他自己的村落，已呈露在面前了。这时天色已全部变得灰白。雪片鹅毛般的飞扬，地上好象铺了一层厚毯似的，他脚下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他的腿已软了，鞋袜已经湿透了，他恨他的嘴不能再张大些，尽量地送出这口悒郁之气。但因为看见自己村落的缘故，他的步度更加紧起来——虽然他的腿已软了。

刚跑到村口，他忽然停住脚步，喘息着寻思着：“从街上走不是要碰见人吗？要问我‘回来做什么？’……呀！不对！”他的家在村东边的人烟尽处。他最后决定从村北边的大墙外边的田间走，于是他便在绝无痕迹的田间雪上独辟蹊径，“跑！快跑！”他仍想着。

他跑到自己的院门口，看见门窗掩着，于是便伸手先推门。但是一伸手，使他打了一个寒战，蓦的里把手缩回来，两条腿不由自主地退下台阶。另一幕心事，又在他脑中拉开了：“爸爸在家吗？好歹他不在家吧！设使他要在家，他一定要问……呀！无论他怎样问，我都没有答他的话。也许他不问吗？不！他一定要问，还是先到窗子外边听听……”他这样想着绕过了邻家的屋角，转到东边山墙后边的窗下（这正是他父亲住的房屋）。他听见有人正在咳嗽（凭了他的直觉，是他邻家何大伯和他父亲聊天。何大伯是老人的别号。因为他常在别人家里谈天，差不多是他的职业，所以村里人无老无幼都叫他何大伯。于是“何大伯”三字，便由称呼而变做别号了。）。

“现在的人，实在神奇。”何大伯道：“几百里远就能说话，一天就能走几百里路，这些不定给那些有福人预备下的。可

见真主快要出世了。”

“唉！别这样说吧，何大伯！”他（陈锦文）父亲把头扭了一下，便郑重地说：“别给了人家听了笑话。”

“我不信没有真主还成？”何大伯执拗着。何大伯和人家谈天的材料，大半取自这里！虽然自己也并不完全相信。

“从古来说吧！”他父亲把几根短胡摸了一下，袭用了托古改制法，把民权主义引来给何大伯讲：当尧舜时代，就是百姓们举朝廷——和咱乡间公举社首一样，人人都有选举权，后来就有人从中取利，把自己的身份抬高，硬把自己的座位当作自己的祖宗事业，子子孙孙相传起来。现在的人比从前聪明得多了，所以觉得自己是有主权的，便直截了当地不要朝廷，而大家公举办事的人……。”

“唔！究竟念几天书好得多咧！什么风俗行起来，都知道是因为……”何大伯显出屈服而自负神气点着头。

“对！不过象咱们这一辈子人还不打紧，到了阿旺（何大伯的儿子）他们那一辈子，便非念书不行了，要不……”

“阿旺我教他做庄稼吧，这孩子太笨，念书是不成的。”

“唉！这是你没有把世界事看透，到了他长大的时候，世道就不是这样了；人人都是主人。国家大事虽不是自己亲办，然而大家却都要拿主意。就是做庄稼，也不能象现在的庄稼人——什么都不懂。”

“他还小呢！再……”

“小什么！不是八岁了？已经过了入学期了，我锦儿也是八岁入学校的。”

“敢比你锦儿吗？那孩子多么透脱啊！”何大伯张大两只红眼，摇着头，身子向后微靠了些。